



紫金文库

晓
华
著

分割的 空间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晓
华
著

空 间
分 割 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割的空间 / 晓华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68-6958-4

I. ①分… II. ①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7797 号

分割的空间

晓 华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958-4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读来读去

- 书眉杂抄之一 / 002
- 书眉杂抄之二 / 015
- 书眉杂抄之三 / 025
- 书眉杂抄之四 / 033
- 读解“书屋” / 043
- 琴心漫说 / 050
- 画楼棋罢一窗山 / 057
- 思想的自由 / 063
- 美术馆里的列维坦 / 066
- 想象的代价 / 069
- 分割的空间 / 073
- 十年磨一书 / 077

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密码 / 080

一个人的淮安或故乡 / 084

植物、水与生命的轮回 / 087

近远人生

永远的外婆 / 094

影集里的人生 / 109

今生今世的证据 / 117

人过百年 / 120

姨妈来信 / 122

人生如画 / 124

缘 分 / 126

行行重行行 / 130

涂画天地 / 134

女儿集邮 / 136

在母语的世界里 / 138

山高水长

- 一个站立在悬崖边的族群 / 142
- 遇见垦丁 / 147
- 二进师俭堂 / 151
- 诗游震泽 / 155
- 与一棵树相遇 / 158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 161
- 鹤鸣于九皋 / 164
- 地名的传奇 / 168

杂色生香

- 听来的故事 / 172
- 学车记 / 175
- 不可居无兰 / 180
- 来福的守望 / 182
- 若 兰 / 185

多年师生成闺蜜 / 188

我们的医生朋友 / 191

灿若夏花 / 193

做了一回媒 / 195

离家十日 / 198

花 意 / 200

看相片 / 202

老师是一本书 / 205

躲避灾难 / 208

无知的快乐 / 211

茶 经 / 214

怀 旧 / 216

读来读去

书眉杂抄之一

《我的精神家园》

从写作的趣向看，我们大都是针对当代小说发言的，1996年，有年轻的朋友向我们推荐了一部令我们感到陌生的作者的作品：《黄金时代》，王小波。看到后震动很大，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一种新的写作现象，空间是什么，一时还无法把握，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全知全能的批评家，能够应付所有的新、旧文学现象？若有，该是十全大补膏和大力丸之类的了，我们意思是等一等再说，想好了再说，王小波的名字就这样列入我们未来的写作档案之中。

也就大概与此同时，一些于今想来让我们感到诧异的话题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与文字中，那就是有关生命、有关死亡之类的，这也

许与刚发生的一些事有关，在那些日子里，视线去世了，享年一百岁，一百岁——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自信地度过的看见，但若反过来想，一百年之后仍然是生命的终极，我们由此生出许多的悲悯，这些悲悯在《散文人过百年》中已表达得很清楚了。也就在这同一时段，一些学者，一些艺术家，一些作家，出人意料地离开了人世，一股阴冷之气直逼人的心肺，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命并不如春草，生命更不及树木，生命如轻烟，无风也散，生命如薄纸，不吹也破。

我们也在王小波的作品中读出了许多有关死亡和有关生命的文字，他是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羊汤我们知道并不适合于王小波，当我们把手边能找寻到的有关王小波的文字读过一遍时，我们深深感到与这个永远无法谋面的写作者在精神世界上的差距。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我们在小城的网状小巷里漫无目的地游走，谈论着他和他的文字。王小波的出现不只是一个写作者的出现，而应理解为一种健康的表征，记得当时我们使用的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我们尚没有明晰而理论的表述，有人是否认为自由知识分子即是体制文化的对立面？如果以此来论定王小波，那就错了，自由在此当是对一切成规的解构、批判与意见，比如，当自由成了人人挂在嘴上，写在笔下，甚至自由如空气般充满时，王小波会不会转而批判自由呢？王小波的自由体现为一种边缘，一种漂移，一种游走。当时，我们还注意到了王小波的有限的人生经历的一些信息，注意到他知识人格的构成，从科学转向人文写作者与单纯出生于人文教育的有什么不同？我们以为是理性，所以王小波很少感慨，很少抒情，他能在什么“热”的时候都保持一种冷静，在众口一词的时候发出别样的声音。但如果你仔细倾听下

去，王小波其实是极为平实而真切的，他善于解构符号世界的人工喧嚣，我们曾这样用比拟的方式说，现在的文化尤其是一个自由市场，吆喝什么的都有，而王小波总能避过一个个抢购者的摊位找到货真价实的物品，然后微笑、自信而又真诚地对人们讲，其实，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许多的时髦的东西，我们的生活本来可以很简单，但我们常常忽略了什么是我们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而去追求华而不实害人害己的东西。

这些必需品是什么，是善，是理性，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王小波写过许多的东西，王小波的表述有时显得扑朔迷离，但若细加分辨，其实就是这几样。

我们显然没有王小波那般的逍遥、豁达，更没有王小波采取那种生活和写作方式的勇气。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世俗的欲望，而我们文字印象中的王小波似乎只有一种欲望与乐趣，那就是智慧。我们喜欢而且向往的他的一篇随笔的题目《思维的乐趣》，在这篇随笔里，王小波描述了没有思维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惨绝人寰，而一旦拥有思维的权利与思维的材料又是如何的快活如神仙。王小波本来是学理的，他曾陈述了自己是如何“弃理从文”的，那就是无法抗拒自由思想与表达的强烈诱惑。

我们当然要重复一句事实，那就是王小波死了，他再也无法享受思维的乐趣了。王小波死了，死了之后的王小波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前天，我们看到有人奇怪地问，王小波没死的时候，不见有人去评说他，而今王小波死了，倒成了热门，而这些热门又有多少是真正谈论着王小波的呢？谈到这样的话，我们感到惭愧，不过，我们没有加入到谈论王小波的行列中去，人们没有评说他，或许都有类似于我们的感觉吧，因为人们还没有找到进入王小波精神世界

的通道，人们没有评说并不等于人们永远不会评说，对王小波评说的空白只能是，王小波死得太早。

不过，说王小波的精神世界难以进入又似乎不完全对，这几天，我们寻来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九岁的女儿也挤来看，而且时常拊掌大笑，这真令人惊诧不已，回想王小波的小说，其实也有一种童话的意味。

王小波死了，这几年，死的作家也太多，王小波的独特在于，他的死让人伤感，但他给人们留下的文字却永远是快乐的。

这确实是有点奇怪，在中国，好像不多。

《阴翳礼赞》

在东方文学里，我较为偏爱日本文学，谷崎润一郎在日本文学里并不算太出色吧？可是他有一些很特殊的想法，前些时读过他的小说《春琴抄》，译本不是太好，但还是被他所设置的故事迷住了，以为他是一个喜欢黑暗的人，是一个对病态之美欣赏得有些过分的人。

于是就再读这本据说颇获盛誉的《阴翳礼赞》，拿到手才知道原是薄薄的一本，内中也只收文六篇，而且有些篇目早已在其他选本里读过。谷崎好像非常热衷于谈论厕所，野外的，居室的，这个话题周作人早先似乎也说过。日本人的厕所到底怎样，一直未有机缘目睹，只是有一回看《正大综艺》，是一次关于日本生活方面的专题，其中先播放了一段录像，为居室的一间，很整齐，没有太多的摆设，在一侧墙角，有许多的碎石、绿叶，如大盆景一般，主持人让嘉宾猜作何用，我猜不出，脑子里只在客厅、书房之类打

转，谜底揭开，方知是厕所，只能愕然了。

其实，在日本，这只不过是正常的传统，对这些传统，如谷崎般的文人最是执着与眷恋，谷崎的时代，正是西洋文化冲击日本的时候，他很有排斥的意思，他有许多让人不免失笑的念头，他知道社会总是要进步的，科学也总是要来的，但他又实在不愿因之而失去“日本”，便天真地希望“假设我们有独自的物理学和化学”。这会有吗？倘若谷崎只是停留在这一层，只是一味地去缅怀那种阴暗的过时的东西，那他就不是谷崎了，也不会有什么让人深思的东西了，谷崎的魅力在于他仔细地描绘了消逝和正在消逝的世界，并在这描绘中揭示出它们与东方人的审美关系，让人不断有会心之感。我们曾经生活在不洁和昏暗之中，反过来说，这不洁与昏暗便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根，这样，好像应该否定的东西不就有了值得肯定的地方吗？而随着生活的变迁，这些事物因其厚重而让人难以释怀，审美也就在其中诞生了。这是一个回还往复的过程，谷崎说：“美往往是从生活的实际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开头是不得已住在昏暗的房子里，但不知不觉地在阴暗之中发现了美，不久便进而为了美的目的而利用阴暗了。”谷崎将西洋与东方作了对比，西洋讲究明亮、清晰，东方讲求阴暗、模糊；西洋讲理性、认知，东方重感性、感情、想象；西洋崇尚未来、变化，东方讲过去，重守成；西洋人好动，东方人尚静……这样的对比是不是有道理姑且不论，谷崎从生活，尤其是我们的日用与居住中轻易地找到了许多的佐证，他把中国也拉了进去，说中国人用的纸、锡、陶、玉比西洋的纸、钢、玻璃就是好，以纸为例：“当我们看到中国纸或日本纸的纹理，就会感到温暖，心情会变得平静”，西洋纸表面滑溜反光，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以玉为例：“中国人还喜欢名叫玉的石



分割的空间

头，这些玉有一种奇妙的淡淡的混浊色调，凝聚着好几百年的古老气氛，在它的深处蕴藉着模糊而迟钝的光芒。”我以为谷崎下面的一段议论尤堪玩味：

我们喜爱深沉暗淡的东西，而不是浅薄鲜明的东西。不论是天然玉石还是人造器皿，它们都应带有混沌的光泽，一定要使人联想到历史的情趣。我们经常听到“历史情趣”这种说法，其实它指的是手垢的光泽。在中国有“手泽”的说法，在日本有“惯熟”的说法，它们的意思大概是说经过长年累月人手的触摸，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抚摩，油垢汗脂便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去，终于形成的一种光泽。换言之，它就是手垢。这么看来，“风雅就是寒冷”，同时“风雅就是污浊”，这样的警句也就可以成立了。

这样的生活现象和感觉我们不也常常碰到吗？只不过好像不便道来罢了，经谷崎这么大胆地讲出来，实在有一种没有道理的道理。

谷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吧？现在还有多少人如谷崎一样懂得“阴暗的魔法”呢？像谷崎一样守旧的人确乎很少了，但若从人文的角度讲，又确实有许多让人忧虑、空虚、了无根底的感觉。老房子正在拆除，旧家具也进了炉堂，人们整日里在繁华的大街和喧闹的写字楼穿梭飘浮，忙得只得进快餐店，电器、钢筋混凝土和金属人工制品充斥了我们的世界，历史早已进了博物馆，我们的生活因透明和简单而平面化了。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倒曾宽慰地说过日本人的文化，说传统还在，说日本人的生活分为“白天”和“夜晚”，

白天即西方、科学、功利，夜晚即东方、传统、审美，倘真如此，实在是让人羡慕的。

——今道友信是不是无意中用了“夜晚”这个隐喻的？它其实与谷崎的“阴翳”是很近似的。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我们的科学体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分工越来越细，对分析、抽象也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人文学科也不例外，其实，有许多学科之间的区别实在模糊得很，比如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等，现代学科似乎也已看到了过分划分人为地造成学科间的壁垒森严的弊端，从而产生了许多跨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如文化人文类学，历史地理学等等，不过，这样的融合与合并又并没有取消其原先的学科，于是，祖宗未死，儿孙渐多，学科家族，人丁兴旺，有时弄得人连辈分都搞不太清楚。

我不知人文学科的根本在哪里，我常常有一种相当幼稚的想法，如果以一种朴素的语言去询问一个对那些“人造”学科群体不甚了了的人，他会做怎样的解释呢？我想他会不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什么学科也许并不重要，虚构的体系总是“语言”的产物，真实的是人的生活，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其实，不用去问别人，这正是我想当然的自问自答，我还经常想，在没有这些学科之前，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并没有对我们怎样生活过一无所知，所以，我十分不满意一些学科思想史之类的著作，比如，我读到一本《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大部头书，他只对那些“思想家”感兴趣，但却找不到洪迈，找不到沈括，找不到周密、叶梦得、吴自牧、水

潜、张岱、李斗……是的，思想是重要的，我们怎么能不知道思想家们对“社会”的思想呢？然而，我更感兴味的是我列举的这些人物，他们虽没有谈及自己的思想，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井然有序的理论体系，但他们留给了我们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一个真实的，可以触摸的满是乡音市声、街衢小巷、酒肆戏台、婚嫁丧葬的“社会”图画。每当读到它们，我就有一种惊喜与慨叹，我们的先人曾经这样生活过，而我们竟然不这样生活了。

思想是抽象的产物，因此，我更喜欢描述，思想是闭目之后的遥思冥想，而描述是面对活生生画卷的铁画银钩、重新图画，所以，描述更具魅力和力量，思想总在迁移、更替、相互遮盖与消解（思想的流派有多少呢），而描述则是不易的，多多的描绘只能增添丰富，它们永不会覆盖与侵蚀。

之所以有这样的学理感触，是因为读到了两部作品，一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种，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太长，其实也就是南宋的日常生活吧？这本书一拿到手，我便立生一种惊羨与嫉妒，多么好的题目，竟然让老外给做了去了。“日常生活”，一个多么朴实、世俗而又诗意盎然的字眼，作者剔抉幽微、爬梳整理，力图勾勒一幅南宋都市生活的日常图景，你会从中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会看到那个时代翩翩少年与窈窕淑女们五彩缤纷的着装，看到杭州市民一日三餐，甚至可以到当时浴室去走一走……当然，我更感兴趣的依然是作者的研究方法，一种重视描述的态度，一种努力再现的企图，我以为，人类学与历史学在一定意义不过是一种文字的回忆。

另一本是年轻的中国地理学家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我在《读书》杂志上经常读到王振忠的学术随笔，漂亮

极了，地理沿革、乡土变迁、社区生活，随着他灵动、潇洒的笔触而诗意盎然地复活起来，安徽民居的格局、福建渔民的生活……一一活现在眼前，而其中所附着的经济因子、伦理意识与政治观念又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警示与启发，这次读到他的专著，自然欢喜不尽，依然是描述的功力，一种微观研究的感性与认真。相较于谢和耐的著作，王著更加体系化一些，但这种体系化并不是人工的产物，而是徽州盐商侵入淮扬的兴（返津十里往盐艘，怪底河中水不流。解道人间估客乐，来朝相别下扬州）、衰（冷雨酸风逼绮窗，一宵裘葛判炎凉。棱棱四月寒如许，不信扬州是热场）同步的，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王振忠给我们“回忆”出了上自宫廷、下至青楼的淮扬生活图画。

由这两本书，我再次强调“描述”的力量与魅力，其实，“描述”本就是一种学术工作的手段，只是因为描述必须建立对对象的完整细致的把握上，来不得半点偷懒，因而少有人去作罢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是一个相当重视描述的学者，他的江村系列实在是让人百读不厌，我曾经问过一位年轻的学者，请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评价费孝通，他沉思之后吐出了五个字：“认真的叙述。”其实，叙述也就是描述吧，据说当年费孝通从英伦回国时，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对他的叮嘱就是：首先是野外作业，然后是档案馆的挖掘，最后诚实地将它们描述下来。就是为了这个“首先”，费孝通远涉中国南方的蛮荒之地，九死一生，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一个同样让人尊敬的年轻的人类学家，就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南方。可惜这样认真的吃得苦的肯做野外作业的学者实在太少了，而单凭片断资料作大胆设想、发宏文大论的才子又太多了。谢著与王著描述的对象是过往的生活，是回忆（这是稍稍让我遗憾的地方，当然这